



烏拉爾民間傳說

寶石花

譯者：戈寶權
作夫若巴

烏拉爾民間傳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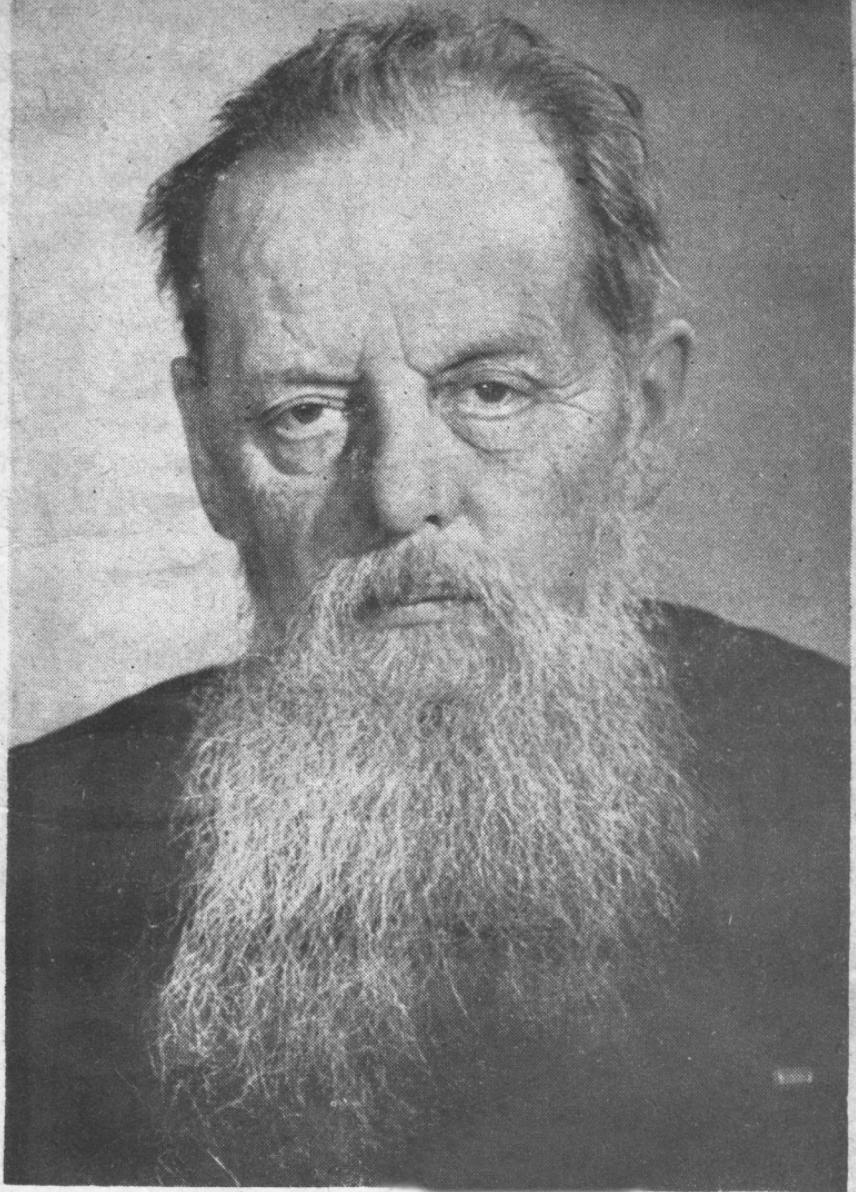
寶石花

巴若夫作
戈寶權譯

上海

時代書報出版社

一九四八年一月再版



本書作者巴若夫像

原
书
空
白
页

目 次

譯者前言 (5)

正文

杜姆拉亞山上的看更房 (7)

寶石花 (19)

礦山的名匠 (45)

原
书
空
白
页

譯 者 前 言

對於我們的讀者，『寶石花』也許是個很熟悉的名字，因為很多人都已經看過這張最新的蘇聯五彩影片，甚至還為它的美麗的色彩和奇譎的故事所迷住。『寶石花』這張影片，是根據蘇聯老作家巴威納·巴若夫 (Славел Бажов) 的舊烏拉爾山傳說集——『孔雀石箱』(《Малахитовая шкатулка》) 中幾個有連貫性的傳說改編而成的：這就是『杜姆拉亞山上的看更房』(《У караулики на Думной горе》)、『寶石花』(《Каменный цветок》) 和『礦山的名匠』(《Горный мастер》)。『杜姆拉亞山上的看更房』，本來是『孔雀石箱』一書的『代序』，也可以說是全書的『引子』。作者在此地寫出了看更的老頭兒史里希科老爹爹，闡明了這個老頭兒所講的許多烏拉爾山傳說的真實內容和意義，這也就是我們在電影中所看到的開頭和結尾的場面，而『寶石花』和『礦山的名匠』兩篇連續的傳說，就組成了影片的中心內容。我現在特把這三篇東西譯出來，以嚮讀者。

講到這幾篇傳說的作者巴若夫，現在已近七十的高齡了。他於一八七八年生在烏拉爾山，他的父親、祖父和曾祖父都是鍊銅的技匠，而他的童年就是在杜姆拉亞山和阿索夫山的山脚下消磨掉的。他對於烏拉爾山一帶的民間文學甚有研究，會寫過很多關於烏拉爾的民謡傳說和故事，他最早的一本『烏拉爾故事集』(《Сказки Урала》)，就是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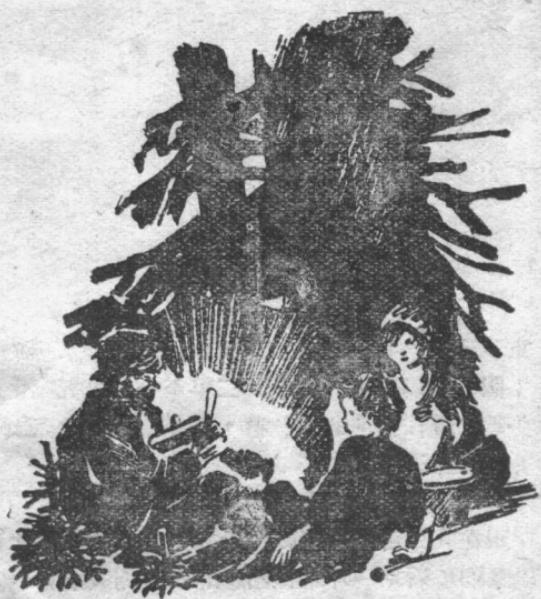
二四年在史維德洛夫斯克城出版的。一九三六年時，他又開始重述他童年時曾經聽過的杜姆拉亞山看更的老頭兒赫美里寧（即史里希科老爹爹）所講的許多關於礦山的美麗的傳說，這本書在一九三九年出版，就是使他聞名的烏拉爾山傳說集『孔雀石箱』，後來又曾以此書得到了一九四二年度的史大林文藝獎金。此後，他又出過『關於德國人的民間傳說』（《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ы о немцах》，1943）和『烏拉爾傳說集』（《Уральские сказы》，1945）等書。巴若夫除去寫作之外，還從事政治活動，他現在是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之一。

在此地，我們也可以順帶講一講巴若夫的作品的構思和主旨。他所記述的傳說，多半是從赫美里寧（即史里希科老爹爹）的嘴中講出來的。史里希科老爹爹本人也會稱自己所講的，並不是虛幻的故事，而是真實的民間傳說，這因為他所講的東西，都是由烏拉爾山礦工和寶石工人的實生活交織而成的，從此地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工人們所遭受的艱苦命運、所過的悲慘生活，也可以看出他們心中所懷抱的那種希望和幻想。巴若夫這樣寫道：『結局地講起來，赫美里寧的傳說，可以視為是一種特有的歷史生活的文獻。在它們裏面，不只是反映了這個老礦工的全部艱苦的生活，還反映出了他對於「人間奇蹟」的天真的理解，和他對於另一種生活的憧憬，——這種生活是這個講故事的人自己所不知道的，也是他想像不出的，但決不是他自己所經歷的那種生活』。除此之外，巴若夫在這些傳說中，還又體現出無數俄國名匠的形象，和表示出對於偉大的勞動，特別是創造性的勞動的歌頌與讚揚。

巴若夫的這些傳說，是用烏拉爾山的方言寫成的，在他的『孔雀石箱』那本傳說集後面，雖然附了一個十幾面的難解字彙，但在翻譯時，仍深感困難，誤解之處在所難免，尚祈高明教正。

譯 者

一九四七年五月於上海



杜姆拉亞山上的看更房
(У АРАУЛКИ НА ДУМНОЙ ГОРЕ)

童年時代，我曾經在波列夫斯克工廠^①裏度過三個年頭。這差不多已是半個世紀以前——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五年之間的事情了。

我們當時住在河的那一邊，緊靠着杜姆拉亞山^②，是在一所築在礦渣坡上的小房子裏。

四周是荒涼的，無人煙的。

在現在高聳着螢石工廠和社會主義城的許多大建築物的那一邊，從前可以隱約地看見一片略微凸起的古苗謝夫斯克老礦山^③，在礦山和工

^① 波列夫斯克工廠（Полевской завод），位於烏拉爾重工業中心史維德洛夫斯克（Свердловск）西南六十公里的地方，建於一七二七年，是一所官辦的鍊銅工廠和鑄鐵工廠，以鍊銅為主。當本文作者聽故事的時候，鍊銅業已經日漸衰落了。二十世紀初時，當地建立了烏拉爾最初的一所化學工廠，生產硫酸，蘇聯時代又重加改建和擴充過。現在當地建立了一所大的螢石工廠（Криолитовый завод），附近還開闢了一個社會主義城（Соцгородок）。假如現在拿這些龐大的建築物作為背景來看，那麼本文中所提到的舊工人住區，已像一個可憐的小村莊了。

^② 杜姆拉亞山（Думная гора），意譯即爲思考山、熟慮山，係從俄文的『Дума』（思考、熟慮）一字而來。該山位於波列夫斯克工廠附近，山的斜坡一直伸到河旁，百年來，上面都堆滿了鍊銅時留下來的礦渣。河即指波列瓦亞河（Полевая）。

^③ 古苗謝夫斯克礦山（Гумешевский рудник）是波列夫斯克工廠附近的一座銅山，以出產炭酸銅（即孔雀石）出名，最初是由當地議礦的農民在一七〇二年發見的。開採後，產量甚豐，礦主們都由此發富，但工人們却依然過着黑暗低微的地下生活。

八區的後面蔓延着的，就是一望無垠的深藍色的針葉樹林……。

距離我們房子不遠的地方，是工廠的『木材場』。為了看守這所木材場，就在杜姆拉亞山上造了一個看更房，還掛了一口鐘。夜晚的鐘聲，顯得異常神祕，而孩子們的想像中，就會描繪出各種『可怕的故事』，並且把這些故事和看更房相聯繫起來。

『走，我們一起上山去聽故事』，我在波列夫斯克最早的好友之一這樣來邀請我。

『什麼，去聽故事？……難道我是個小孩子嗎？』

『去吧！今天史里希科老爹爹值班。他講得才好聽呢。他會講阿索夫卡姑娘、波洛茲、和關於地下一切金銀財富的故事……』。

在當時，波列夫斯克工廠的鍊銅業，已經到了衰落的時候了。鑄造廠靠了塞維爾斯克工廠的銅塊來維持工作，但就是這樣，出產也還是長時期地間斷着。在這種情況之下，廠工們就拼命地去尋覓金礦和黃綠色的橄欖石。明顯地，這種情形也反映在人們的生活習俗上。

關於阿索夫卡姑娘和波洛茲的故事，關於那些有助於發掘寶藏的徵候和各種地下金銀財寶的故事，我聽過已經不只一次了。但它們好像都不是原來的樣子，既無頭，又無尾。現在重新聽一遍，也還是有匪的。我和我的同伴一起上了山，並且從那個時候起，我就成了史里希科老爹爹的一個最熱心的聽衆。此後，我晚上時常放棄了遊戲，但決不肯放過工廠裏這個會講故事的老頭兒的值班時間。

他的名字叫做華西里·阿歷山塞耶維奇·赫美里寧（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Хмелинин），但這個名字只用在工廠和鄉鎮的戶籍簿上。孩子們都叫他『史里希科老爹爹』（«Дедушка Слынко»）。

阿索夫卡姑娘（Азовка, Азовка-девка）係由位於史維德洛夫斯克西南七十公里的阿索夫山（Азов-гора）得名。阿索夫山全蓋滿了森林，是盜匪出沒的地方，也是傳說最多的地方。在所有關於阿索夫山的金銀財寶的故事當中，都要提到阿索夫卡姑娘，她既沒有姓名，也沒有人知道她的藉貫，只是含糊地指出她『不是我們地方的人』，並且她的形像時常變化的。

波洛茲（Полоз）是種丘蛇。根據自然科學家的研究，並不能充分證實在烏拉爾山一帶有過波洛茲的存在，但在探礦人的眼裏看來，波洛茲永遠是金礦的忠實的守護者。

成年人們還另外給他取了兩個綽號——史塔康契克和普羅查^④，——萬這樣叫的時候，老頭兒也答應的。

為什麼大家叫他史塔康契克呢，——當然，這是很容易猜想出來的；而其他兩個綽號，是由他最常用的口頭禪：「史里希科」和「普羅查」^⑤而來的。當有人這樣問起老頭兒，誰都不會覺得奇怪：

「史塔康契克！你知道法爾尼夫卡河（Фарневка）上所有的砂石麼？」

『怎麼會不知道！』

『好，那麼我們就走，讓我給你介紹一位和你同姓的朋友^⑥。假如喜歡的話，還可以再來一杯。我很想和你談談天』。

『這當然可以……為什麼不聊聊天呢……。只要是好來，我一定好去。凡是我曉得的——我不會掩瞞着不說的』。

甚至當公家用的人，就是工人們稱為『管眼狗』（«Собака-расходчик»）的，在每個月發薪水的時候也對他叫道：

『喂，普羅查，領錢。畫個十字——把你的五塊錢領了去！^⑦你的那座山沒有跑掉嗎？』

『山嗎？伊凡·安德列伊奇（Иван Андреич），那並不是一頭狗：它又不會東跑西竄的』。

在等着領薪水的人當中，起了一陣笑聲。管眼員裝出好像沒有聽懂那句諷刺他的話似地，還又繼續『開着玩笑』：

『你只知道在那兒講故事。這就是你所做的事！』

『人各有所長，伊凡·安德列伊奇。有的人想說句人話，但却只能像狗叫』。

又是一陣笑聲。管眼員真地發氣了：

④ 史塔康契克（Стаканчик）一字，是從『Стакан』（茶杯）而來，意為『小茶杯』或『小酒杯』，此係指赫美里寧喜歡喝酒。

⑤ 『史里希科』（Слыши-ко）在俄文中意為『你聽見了嗎？』或『你聽着！』『普羅查』（Протча）是俄文『Прочее』一字的訛音，意為『等等』或『諸如此類』。這是赫美里寧講話時最常用的兩個口頭禪。

⑥ 『同姓的朋友』指『史塔康契克』，即杯中物或酒。

⑦ 俄國農民多不識字，因此也像我國一樣，常以畫十字代替簽名。

『好，你給我瞧着吧！』

『正因為這樣，才派我做更夫呢。我們無事不惹人，要瞧——就瞧着吧。你不會白付了五塊錢』。

『我對你說，滾開去……別儘在這兒就讓工夫！』

『這次說的才是真話呢』。

當老頭兒走開去的時候，人堆裏發出了讚美的意見：

『這次可把狗毛都剃光了！』

『好老練的一個老頭兒！怎樣的人就應該怎樣對付。簡直說不過他！」

在成年人當中，赫美里寧是以老練家、『當地一切砂土的專家』、狡猾的油嘴子和『刻薄鬼』出名的。孩子們都知道他是一個愛會講故事的人。老頭兒非常喜歡小孩子，並且永遠待他們很親切。

這個老頭兒差不多可以說是個孤獨的人。『老婆兒』比他的年紀大約小十歲，很少在家裏住。她『在外面到處幫人家：做做活，管管家』……

老頭兒的精神還很健壯，腳上穿着補了底的氈靴靈活地走着路，有時還帶着幾分自負的神情跳起像尖楔形的灰鬍子，但就是這樣，還是可以覺察出他已經活到暮年了。歲月使得他乾枯了，背駝了，使他本來生得不很高的鬚子更顯得矮小了，但它始終還不能把他眼睛裏的愉快的光芒熄滅掉。同他的身材並不相稱的兩個闊肩膀和兩隻長手臂，在在都使人想起，就是這個身軀裏所含蓄着的力量，在過去是相當不小的。

在河堤上，『敲過了八點鐘』，鐘樓上也重覆着敲過了一遍。第三次就輪到杜姆拉亞山了。

史里希科老爹爹已經爬上一座下很高的平台，等待着遠處的最後的鐘聲靜息下去。

然後就按拍子地敲着鐘，嘴裏還講着：

『聽我們的！又清脆，又響亮，連鶯都不想睡了……』

敲完了之後，他不慌不忙地走下平台，在看更房的台階上坐下來，開始裝他那隻『開胃口的小東西』⁽⁴⁾。

這是最も寧靜的時候了……老爹爹就在這時候開講。但是假如有人
⁽⁴⁾ 指烟斗。

請他講「故事」(Сказка)的話，他時常會加以更正的：

「你說講故事嗎？老弟，是關於神父和神父的老婆的故事嗎。聽這樣的故事，你的年紀還小哩。至於關於花母鶯和金雞蛋，或者是狐狸和老公鶯的故事呢，那是老太婆們講給孩子聽的。你要聽這些故事，那又太晚了，而我也不會講。就是知道幾個，也早就忘記了。關於過去的生活，我倒還記得。很多這類的生活，我是從老前輩們那裏聽來和後來聽到的。瞧，我也吃過人家的飯呀。我在陰溝裏被蹂躪過，也在金山上蹲過。罪也受過，福也享過。現在我是快八十歲的人了。這並不像敲八點鐘那樣容易呀！我也看够啦，聽够啦。但我講的並不是故事，而是民間傳說(сказы)和過去確實有過的事。聽着，有些不是隨便可以講給每個人聽的。要特別小心。而你還說是故事呢！」

「那麼，你是不是相信天地間有神靈嗎？」

「那當然啦……」

「但是學校裏告訴我們……」

「學校又怎麼樣……。你儘管讀書。但不要批評老年人。他們，也許正因為相信天地間有神靈才覺得愉快呢。人家怎樣講，你就怎樣聽着。等你長大了的時候，再去分別吧，看是真還是假。就是這樣，乖孩子！明白了嗎？……」

老頭兒講的時候，就好像他自己『親眼看見和親耳聽到似的』。每逢講到那些可以從山上看到的地方時，他就用手指着說：

「瞧，就是在那兒掉下來的……」

『靠近那遠處的礦坑升降機旁邊，就是主要的坑道。大家聚集在那兒，史傑潘就講道……』①②。

『現在是沒有了，而從前，在那些松樹的右邊，有一座小山。叫做蛇山。丹尼洛就被誘惑到那兒去了……』③④。

假如，同一個傳說聽到第二次或是第三次時，就很容易覺察到，老頭兒並不是每次都用着同樣的句子講出來的。有時候，連故事先後的次序也改變了，就連細微末節的地方也講得不相同。

有些聽講的人耐不住，就提醒他道：

① 史傑潘(Степан)是『銅山姑娘』和『孔雀石箱』等故事中的人物。

②③④丹尼洛(Данило)是『寶石花』中的主人公。

『老爹爹，這一點你上次沒有講過……』

『喲，那又怎麼樣……。顯然地，大概上次是忘記了，不過，你還是聽着好了，不會錯的。這一點你可以放心——是這樣的！』

老头兒把他長遠的一生，「只要精力還有的話」，都是在鐵山和金礦中消磨掉的。他『親身經歷過』礦工和採金者的生活。生活中的一切，一直到『意外之財』，他都非常熟悉的。在他的傳說當中，老头兒時常穿插進許多他所親眼見過和親自經過的事情。這都是純實的事實。史里希科老爹爹還極力堅持他『從老前輩們那裏聽來』的東西。

像當他講到『舊路』的時候，他就會把阿索夫山腳那條舊路所穿過的地方指給人家看，雖然這條舊路的痕跡，早就一點兒都沒有了。

據歷史文獻所載，這條路確實是有過，從烏發『派遣到』居林斯克一帶去的『地方官員』，都從這條路上走過的。

大概，『逃亡者們』很容易從這條路逃到西伯利亞去。因此『阿索夫山』和『舊路』，就容易和那些住在當地的『自由人』的故事相連在一起，這些人專門襲擊皇家的部隊和商賈的行旅，掠奪來的『財寶』就藏在阿索夫山裏①②。

因此，古苗謝夫斯克礦山就成了三種傳說相交織的地方，這就是關於『舊人』③④，關於『地下主要的寶藏』、和關於埋藏着的寶庫的傳說。

很明顯地，就是這一類體材的傳說，常和另一類體材的傳說相近似。關於阿索夫山，我們前面已經講過一些，傳說當十七世紀時，有一條『小徑』繞過山麓，地方官員俱經此由烏發前往居林斯克。關於『自由人』的傳記是這樣的：這些人都是礦坑中逃難掉的人犯，後來就住在阿索夫山中，專門襲擊皇家的部隊和掠奪行商。他們經常守住阿索夫和杜姆拉亞兩座山，先放部隊和行商從一邊進入谷地，然後就用火光向對面的山頭報信，兩邊合圍，損失一空。掠奪到的寶物，就藏在阿索夫山的洞穴中。

在烏拉爾的傳說中，關於『舊人』的傳說很多：有些說，他們像田鼠一樣地住在地下，當後來『外族人』來了的時候，他們就把自己埋葬起來。有些說，他們只會掘地面上的銅層，而不曉得發掘地下的金子，他們是靠了打獵和捕魚為生的。大家都認為由於年代悠久的關係，『舊人』所居住的地層已被泥土從上面蓋沒，因此要掘到他們居着的地層，才能找到地下的寶藏。

和相交織着，這一類的形象也常會轉化為另一類的形象。「舊人」化身為自由人，或者就由自由人化為「舊人」。酋長的美麗的妻子，或者是常成為法庭爭訟人物的「碼頭姑娘」，化為「石女」，「孔雀石的守護者」和「銅山姑娘」。「地下寶藏」的漠不關心的守護者「銅山姑娘」一變而成為有意認的人：有一些人，她幫助他們，親自指示他們和減輕他們弄到寶藏的困難；另一些人，她就把他們「領入迷途」，哄騙他們，或者就全然把他們弄死。

「銅山姑娘」和貴人，大官，以及所有貴人的奴僕們，都是作對的；她只肯幫助那些在某種程度上和「自由人」相接近的大膽的、果決的和愛自由的工人們。可是「銅山姑娘」並不只是一個大家合力聚集起來的財寶的出力者、參與者和守護者。不，她所支配的並不是這些財寶，而是「地下的財寶」，並且是由她自己作主來支配的。她可以按照自己的願望允許人家來發掘寶藏，也可以不允許人家；她能『把寶物化為烏有』，也可能重新聚積起來。

「銅山姑娘」已成了大地所蘊藏着的力量、財富和美麗的化身，而這一切，是只在勞動者的面前才全部顯露出來。

像在傳說中常遇到的蜥蜴的形象，也是「銅山姑娘」的化身，凡是看見過露在外面的銅苗或是它的礦層的人，就會清楚明白的。銅礦和蜥蜴，它們在顏色上，有時在形式上，都有着顯然的相似。我們也可以想像出，就是蜥蜴的靈活敏捷和它喜悅的樣子，也在「銅山姑娘」的身上得到了一個反照。「銅山姑娘」永遠被描繪成一個靈活的、決斷敏捷的、最喜歡嘲弄人和「愚弄人」的人；她不僅喜歡作弄那些她所厭惡的人，也時常把她所喜歡的人處於難堪的情況。

「銅山姑娘」管轄着無數的蜥蜴和一隻「栗色的貓」，這隻貓能在「地下行走」，但又却緊靠着地面，有時候還把它們的兩隻火般的耳朵伸到地面上來^④。【阿素夫卡姑娘】在某些地方，也是轉屬於「銅山姑娘」的。

在凡是有着『最寶貴的東西』和『大寶藏』的地方，在那兒就免不了會有蛇的形跡，蛇和黃金相聯繫着，——這是到處都有的情形，「蛇窩」和「蛇區」，被認為是黃金出產地的可靠的徵候。有些在十八世紀^④『孔雀石箱』中有一篇傳說（『貓耳朵』），就是專講這頭貓的。

可以列爲是科學的書籍，也沒有否認這一點。

像在一七六〇年就出版過一本『採礦詳規，全書共分四卷……，附有插圖說明……，係由採礦局局長兼鑄幣廠總鑄定人伊凡·希略傑爾（Иван Шляттер）所著』。這是本很厚的書，兩百九十四面，大開本，附有三十五幅插圖，是爲了紀念國家科學研究院院長舒瓦洛夫（П. И. Шувалов）而印的；毫無疑問地，在當時，這本書算是一部巨著。但就是在這本『巨著』中，我們可以讀到這樣的話：『蜥蜴蛇虫等物，多聚居於礦產豐富之區』。此說一向雖被視爲無稽之談，但根據科里望諾伏斯克勒森斯克工廠之發掘，已明確證明此說之不無根據；該山盛產金銀鑛，因有蛇虫雜居其上，故名爲『蛇山』，此明顯之證明，足見此類毒蟲，多盤據於金銀礦產區』。

在波列夫斯克區的金砂中，時常有人發現到重量相當大的天然金塊。這種發現經常都是偶然的，但是採礦者的多年的實際經驗，當然，也助成了這種『幸運的發現』。最好的金礦脈，常會『落到』這些經驗豐富的人的手裏去。而解釋又都是自然的，正當的：

『他知道這兒的地方的。他走過了所有的砂地。只要鋤頭一鑿下去，他就知道是地方不是地方了』。

『鑽山的技師照圖儀走，他却跟着樹根和小石頭走。只要他認清了地點，把鋤頭鑿下去，就中了地方了！這就是他全部的圖樣！放心好了，——他准會找到的，決不會錯！』

『只要他能掘到「舊土」，那就像按照畫本似地，馬上就成功了』。

有時在這種簡單但在實際上却又是正確的解釋，還又加上另一種解釋：

『他知道咒語的』。

『顯然地，他一定有幫手，但却不肯告訴人』。

『上次他在酒店裏吹過——說他看見了波洛茲走過的印跡。因此他就找到金礦了！』

『他們的祖父對這一行是有經驗的。一定是他們把整個的祕密告訴了他們』。

當一個完全沒有經驗的採金者，偶然『碰到了一處寶藏』時，那時